

往事并不如烟

子 楚

年幼的时候,我总想标新立异,觉得若能让人吃上一惊,便是自己与众不同。上幼儿园的时候,外婆家还住在大杂院中,前后两个四合院合成一个“日”字形,大院里林林总总住了几十户人家。街坊邻居都很熟悉,小孩子们经常一家一家地串门,好似在自己的大家族中。

我最喜欢去后院,那里有几个小学生,虽然年纪比我大许多,但毕竟是身边最同龄的一拨人了。一次,我看见一个邻居家的大孩子在蘸糖吃白米粽子,戏精上头,忽然很想表现一番。眼睛四下张望,正好看见灶台边的有个盐罐子,于是一边拿过来舀了一小勺倒进嘴里,一边大声说,“糖有什么好吃的,我就喜欢吃盐。”这一下子可把邻居惊呆了,嘴里喃喃地说:“这孩子忤着……”我却为表演的效果惊人洋洋得意,暗自窃喜。不过,那一口的苦涩感也让我认识到了厉害,此后再也没干过同样的蠢事。

外婆年轻时既漂亮又能干,是县长夫人,出得了厅堂,也下得去厨房。新中国成立后,外公被下放到江西去世。外婆就含辛茹苦地带着大姨和妈妈,靠变卖家产过活。妈妈成婚晚,我四五岁的时候,外婆已经六十多岁了,还要每天买菜做饭,操持一大家人的伙食。

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,我通常就留在外婆家,爸爸晚上来接我。有一天,爸爸因为工作太晚,没能按时来,外婆牵着我的小手,站在一根电线杆下,等着送我回家。昏黄的路灯下,一老一小向着远方眺望,等了好久。晚风袭来,我看到外婆的几根白发随风飘舞,益发显出苍老,不由愧疚起来,恨不能马上长大。

古城是少年时的记忆。那时的孝肃路边,全是密密麻麻低矮的平房,麻石条的路面被往来的行人走得光滑。曲径通幽是江畔小城最真实的写照。一条小路弯弯曲曲,甚至容不下两个人肩并肩走路。百十米的小路旁边,院墙上不时就有两扇古旧老迈的木门,门后则是一户又一户的人家。走在小路上,仿佛穿行迷宫中。小路尽头,连接着并不宽敞的道路。每次从这样逼仄的小路中走出,总有一种天地一宽的畅快,似乎心中块垒全消。遗憾的是,随着城市的改造,这样富有情趣的小路,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,如今很难找到一两处了。

四年级的一个晚上,爸爸和妈妈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。自行车是当时人家的大件物品,我侧坐在爸爸车子的横档上,妈妈在一旁骑着另一辆车。1980年代,爸爸和妈妈还是风华正茂的年纪,两个人并排聊天,说到欢畅处放声大笑。在习习的晚风中,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,我明知不可能,心里也盼着时光能停在这一刻,永远不要再向前行。如今斯人不在,那一晚的景象却仿佛就是昨日。

初中的我,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上学的,学校离家比较远,每天早上最少要骑行20分钟。我往往六点多就从家里出发,沿着集贤南路和龙山路,一路狂飙直至学校。因为起得早,有时候困得不行,我就闭上眼骑一段,再睁开眼看看路,心里小小得意,又比同学们更科学地利用了时间。但常在河边走,怎能不湿鞋?有一次可能是太困了,一不小心竟睡过了,我骑着车一头撞到了快慢车道的护栏上,摔倒在路旁。好在那时的护栏是钢管和水泥墩子组成,结实得很,自行车也不快,我见路上没什么人,四下一番张望,又一溜烟地赶去学校。

到重庆去读大学的时候,重庆还不是直辖市。作为四川最负盛名的特产,火锅是地域文化的标志了。懵懂青春就像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演的一样,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大学里的青葱回忆。

第一个学期回来,行李中最多的就是各个牌子的火锅底料,送亲戚、送朋友、送同

爱 美

高安侠

吴木匠正坐在家门口的凳子上晒太阳,看见我走过来,山东腔俚声俚气道:“咦,老高家的小二妮,咋长得这么拙嘛。”我一听,就感觉到不是好话,顿时脸面发烧,疾步离开。回家照镜子,左看看右看看,琢磨这个可憎的麻子所说的“拙”字是什么意思。思来想去一定是丑,吴木匠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丑。

草原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,据说除了台湾和西藏,其他各省的人都有,说起话来南腔北调,鸡同鸭讲。

哼,不看看自己,满脸麻子放光彩,我隔了时空回骂。

从小到大,人们就夸姐姐长得漂亮,没人夸我,我就埋怨妈妈偏心,为什么把她生得那么好看?脸皮白白的,眼睛大大的,为什么就不好好生我?我的脸皮黄黄的,眼睛更是匪夷所思,一单一双,整个八连小学也找不出第二个。姐姐还说她长得像墨西哥人,翻出书里的一张图片,送在我眼前:“看,这才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姐妹。”她是中学生,那些课本里的新知识正好用来欺负我。

我整天在妈妈耳朵眼里里嘟囔,说她偏心,又说姐姐欺负我,她听得不耐烦,撂下一句:“听她胡说,哪天叫我好好打一顿。”等于告了一状,我心里一喜,姐姐在一边瞪着眼睛瞅我,白眼仁多黑眼仁少。

小孩子的世界其实也是复杂的,长得漂亮的,人家都喜欢跟她玩,丑八怪自然受冷落。每次下了课,我们玩丢手绢,我就发现大家都喜欢把手绢丢到张芳背后,张芳长得好看,大家都喜欢她。我便千方百计地也想把自己弄好看一点,我让妈妈给我剪头发,剪成张芳那样的妹妹头,妈妈洗衣服顾不上,姐姐便自告奋勇给我剪,以她拙劣的技术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剪出一个奇怪的造型,前面的刘海好像狗啃了一嘴,脑勺后面厚墩墩的,活像砌了一堵墙。

我对着镜子前看后看,心下狐疑,哥哥正好进门来,看见我的新发型,愣了一愣,龇牙就笑:“丑人多作怪。”大事不妙,我忐忑不安地找妈妈看看是不是真的很丑,妈妈看一看,摸一下我的脑袋说:“新剪的头发丑三天,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到了五年级,不但爱美,也爱长得俊的男生,老师安排值日,把我和吴小俊放在了一组,他是吴木匠的儿子,虽然他爸满脸麻子,到处坑坑洼洼,但是吴小俊却是个清秀的男孩,我便盼望着每周值日的那天快快到来。

放学了,大家背上书包回家了,我们开始打扫卫生,真开心呀,黄尘也不呛鼻子了,擦黑板胳膊也不累了,一排排课桌整理得整整齐齐,就差最后一步,抬水洒地,到了明天,一进门,地面潮而不干,空气也润润的,老师不表扬我们才怪哩!

我主动拎着重水桶去学校后面的井台,先走一步的目的是想打扮一下自己,井台周围开满了野花,蓝莹莹的龙胆花,黄灿灿的金露梅,远处是大把大把粉红色的火柴花。

我掐了一朵花瓣初绽的金露梅别在耳朵上,还对着井口照了一照,井里有个生动的笑脸随着细波一漾一漾的,金露梅也跟着一漾一漾的。

果然,吴小俊注意到了,他看了一眼,用那吴木匠一模一样的山东腔,俚声俚气地问:“咦——你把草插在头上做啥咧?”

那时候,我们听过很多忆苦思甜的故事,在旧社会,穷人被剥削被压迫,实在活不下去了,不得不卖儿卖女,往孩子的头发上插根草,就表示要卖掉了。



水乡诗写 李陶 摄

学,我忙得不亦乐乎……妈妈开心地拿着一个小锅仔,掰了半袋底料煮火锅。我在重庆一次都没有看别人做过火锅,只是吃过不少,等到妈妈做饭时,却热血上头,俨然以专家的身份跳出来指点:“你这底料放得太少了,不要省啊!”

妈妈犹豫着:“我们家锅子小,这么多够了吧?”我坚决反对,“人家都是用一整袋底料,肯定要全放进去。”结果一个火锅变成了变态辣的超级锅底,我吃了一两口就不敢再下筷子。吃完饭,妈妈被辣到胃疼,脸色煞白地躺到床上去了。那一刻,我愧疚得说不出话来,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两巴掌。多年过去,我还是会偶尔想起被辣得说不出话的妈妈,和那一顿揪心的午餐。那是一个“中二病”青年心中永远的痛。

后来,妈妈因病早早去世,父亲也成了独居老人。上了年纪的父亲耳朵变得不太好,经常听不见,所以也不怎么用手机。患上糖尿病后,并发症导致他腿脚不太方便,走路很慢,而且走上一段路腿就会疼,也走不远。只是好强的父亲从不服输,担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,坚持一个人单住。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,我不太放心他独自出去存钱,就每次提前约好时间地点,陪他到银行办业务。父亲不想过于麻烦我,坚持各自前去。

有一次,父亲和我约好去棋盘山路的一家银行存钱,我在银行门口等了二十多分钟,一直没见到人。父亲一直是一个极守时的人,我常常笑话他吃饭像发射卫星,一到点就必须要吃。等的时间长了,我心里不觉焦躁起来,脑子里都是各种不敢深思的意外,又偏偏打不了电话,联系不到人。于是我骑上电动车,沿途寻找父亲。还算好,跑了几百米就看到父亲在路边慢慢地挪着步子。我既欣喜又气愤,冲上前大喊,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,我等了好好久。父亲迷惑地说,是你跟我在青少年宫东路,我找了很久,没找到啊!我顿时如同五雷轰顶,真的是自己的错,让一个80岁的老人拖着疼痛的腿,走了那么久。

父亲却什么责备的话都没说,和往常一样去银行存钱,回家。父亲勾着背,在街边蹒跚的身影,如同朱自清散文《背影》中写的一样,牢牢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